

网络文学批评与中国古代神韵批评

谭德晶

(中南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摘要:网络文学批评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一样,具有一种“神韵”特性。这种“神韵批评”主要由三个方面的特性构成:第一,是由一种欣然自得的生活态度所决定的评点式的批评方式;第二,是主观感悟,而非客观的有体系的逻辑分析成为了对艺术作品的把握方式;第三,由这种主观感悟所决定的诗意的语言成为了神韵批评的言说方式。

关键词:网络文学;古代文学;文学批评;神韵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6)04-0487-05

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推崇所谓“神韵”,在文学批评上亦复如此。虽然中国近现代以来,文学理论和批评受着西方逻辑的分析方法的影响,但这样一种传统特性在文学批评中仍然很顽强地表现出来了。季羨林先生对此早有观察,他说:“我最近读了几篇介绍我国古代诗人的文章。文章中对诗人评价时所使用的词句引起了我的注意。比如对孟浩然,文章作者说:‘自然浑成,而意境清迥,韵致流溢。’对韦应物:‘风格婉丽,音调流美。’对骆宾王:‘格高韵美,词华朗耀。’……我们对这些词句并不生疏,古人已经这样使用了。比如杜甫说:‘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白居易说:‘韦应物的诗,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王渔洋说:‘韦苏州古淡,柳柳州峻洁。’^[1]由此可见,这种注重艺术作品整体神韵的批评方式的确是我们的一个特点,这一特点是我们想丢也丢不了的。有意思的是,虽然网络文学批评的参加者并非专门学者,但他们对这一特性的“感染”似乎比我们的学者专家更有过之。此外还有一些因素更加强了网络批评的这种神韵特性,这就是网络文学批评往往是随性而为,也没有必要一定往西方的某某理论上靠,因此,它就更多地表现出了我们古人神韵批评的一些特质。如果说,自近现代以来我们在向西方寻求的过程中丢掉了一些神韵批评的家法的话,那么,“礼失而求诸野”,要寻找一种更接近古人的神韵批评,也许我们可以到网络批评中去寻找。

一、欣然自得与评点批评

笔者以为,要探讨这种神韵批评产生的原因,我们首先要到批评之外去寻找,到人们基本的生存价

值和生存态度中去寻找,因为正是这种基本的生存价值观和生存态度决定着人们的艺术创造活动,决定着人们对待文学艺术的接受和批评方式。刘小枫说:

所有的诗艺问题都是诗的存在论水平上的问题,诗的一切形式功能都具有诗的本体论意义上的功能,它们所表证的是某种人的价值存在方式。中国诗歌中的感知方式、诗意境界、语言意象不是中国超脱式生命价值存在的具体表达吗?不正是中国的价值意向的象征么?西方诗歌中的感知方式、诗意境界、语言意象不正是西方宗教式生命价值存在的具体表达吗?不正是西方神性意向的象征么?^[2]

刘小枫在此谈论的虽然仅是文学艺术的创造活动,但对于直接面对文学艺术的批评活动,它应当也是适用的。

那么,决定着中国文学及其批评的神韵特性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呢?这就是上面刘小枫提到的一种“超脱式”的、欣然自得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苏东坡云:“万物静观皆自得”,它所说的万物虽然具有哲学本体论的意义,但说到底,真正“自得”的还是诗人自己,还是他那一颗超逸的心灵,以及这一颗心灵在与“万物”呼吸吐纳相互交融过程中所感受到的一种超逸飘然、怡然自得的生命情趣。

这样一种态度对于文学的接受和批评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其影响可以说是巨大的。由于其读书和批评是一种欣然自得的态度,因此,“他”对于文学的批评就不以对作家作品的寻根究底的客观研究为目的,“他”读书或批评,就像对于山水田园一样,只是为了“寻找”一种与自己的生命意趣相交融吐纳的对象,只是为了表达因为读书而被触动或引起的一

种欣然自得的情趣。这样,批评的目的就由客观的研究而向主观意趣的表现转移。又因为,对文学的接受和批评既然是为了一种主观的欣然自得的意趣,因此,任何理论的构造、体系的建立、繁琐的论证、冗长的篇幅,就都是不必要的,甚至是不相容的。因此,我们看见,在中国古代,一种评点式的批评就成为了批评的最主要方式。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因为正是这种评点式的批评,很好地满足了一种欣然自得式的主观意趣:首先,这种即兴式的评点,很好地传达了“他”在读书时的一点意趣、一种感悟,一种欣然自得的意态;此外,这种评点式由于其短小和即兴,由于它是内心的一种自然涌现,因此,与抽象的、逻辑的理论批评相较,它是并不费力、费神的,因而也就不会破坏“他”的那种欣欣然而自得的主观意趣。为了更好地了解这种评点式批评与欣然自得的主观意趣的联系,下面让我们看看评点批评的两个例子:

十四、司空表圣诗

东坡称司空表圣诗文高雅,有承平之遗风,盖尝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又云:“表圣论其诗,以为得味外味,如‘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此句最善。又‘棋声花院闭,幡影石坛高’。吾尝独入白鹤观,松阴满地,不见一人,惟闻棋声,然后知此句之工,……”予读表圣《一鸣集》,有《李生论诗》一书,乃正坡公所言者。其余五言句云:“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时天”,“雨微吟足思,花落梦无谖”,……七言句云:“孤屿池痕春涨满,小栏花韵午晴初”……皆可称也。

(《竹庄》二十四)

余叹世人不识情字,常把淫字当作情字,殊不知淫里无情,情里无淫,淫必伤情,情必戒淫,情断处淫生,淫断处情生,三姐项下一横是绝情,乃是正情,湘莲万根皆削是无情乃是至情。生为情人,死为情鬼,故结句曰“来自情天,去到情地”,岂非一篇情文字。再看他书,则全是淫,不是情了。

(戚序本第六十六回总评)

此上一例为洪迈的《容斋随笔》中的一篇,下一例为脂砚斋对《红楼梦》第66回的总评。两篇都是中国古代很重要的文学批评。如果我们与现代的文学批评相比,就会发现,它是迥异于我们今天通行的文学批评的。首先,它篇幅短小,是一种即兴式的评点;其次,它并不是一种对作品的深入的、客观的研究,而是表现了批评者在阅读时的一种感悟意趣。

此外,它也没有什么抽象的理论,逻辑的论证,更谈不上完整的体系与巨大的篇幅,一切只是顺着内心意趣,而欣欣然地加以评点。

在现代纸媒体的文学批评中,我们已经较难找到这种短小、灵动、欣然自得式的批评了(当然仍有所体现,尤其是在局部),但在网络中,这种评点式似乎成了网络批评的主要方式。例如下面对鸿墨的小说《蜕变》的一些评论:

她的故事,我看完了
 我的故事,早已终止
 其实,我的一切,只用4个词来概括:
 幼稚 被骗 蜕变 成熟
 ……
 爱情是劫难,友情是劫难
 多心是劫难,多情是劫难
 宽容是劫难,任性是劫难^①
 ……

想起了
 当春拥进水泥城市
 发出那一声叹息
 手中荡起涟漪
 来自云边的清晰
 云伴着水来,
 水随云而去
 想起,春还是春
 你还是你
 我还是我——仍在河边
 用时间划着忧伤的轨迹^②。

这仅是对《蜕变》的评论中的寥寥几篇,其实在网站所列的近百篇评论中,绝大部分都是可以称之为评点式的。在网络批评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这就要回到我们在论到古代文学批评时所提到的“欣然自得”的意趣上来。网络批评的作者虽然都非古代批评者那样的才子高人,但他们有一点是与古人相似的,这就是他们对文学作品的接受,是以欣然自得为目的的,犹如他们对流行歌曲、对“吧”所抱持的态度。在这样一种态度中,必然就会以主观意趣为主,会更注重一己之心意与作品意趣的交相吐纳,而不会进行那种客观的、逻辑的、抽象的理论批评,也不会搞出体系复杂、篇幅冗长的批评文章来。而

评点,却正好适应了这种主观意趣批评的需要,甚至我们可以说,评点批评,单就其形式说,似乎就是这种欣然自得感受的直接外化。

二、感悟与印象

古代文学的评点式批评的价值何在呢?它如何在简短的、似乎随意的点评中直取艺术的诗心呢?因为即使它并不为了对作品进行客观的、逻辑的研究,但如果他的“欣然自得”真的只是“自得”,而与作品的“本质”、精神全不相干,那它也就“欣然”不起来,也“自得”不起来。因为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就完全不是批评,而只是痴人说梦了。

那么,评点批评究竟靠什么获取它批评的价值呢?很简单,靠感悟。在这种感悟式的把握方式中,批评者虽然并不对作品进行冷静、客观的、条分缕析的研究,虽然也并没有构造出一篇有逻辑、有体系的煌煌大论,但是“他”却能凭借批评者极高的悟性,一下子穿透作品的各种枝节的、表面的现象,而直取艺术的风神和精髓。这种悟性所结出的批评果实,虽然小,似乎没有逻辑,甚至也没有严密的论证过程,但是对于把握作家、作品的神髓,有时候也并不亚于那种“煌煌巨著”。中国古代评点批评价值的获得,靠的主要就是这种极具穿透力的悟性。例如下面几则有关陶渊明的评论:

“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

(萧统《陶渊明集·序》)

“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

(苏轼《东坡诗话录》)

“陶渊明平淡出于自然,后人学他平淡,便相去远矣。”

(朱熹《敖陶孙诗评》)

这几则关于陶渊明的评论,虽然短小,也没有什么论证,也谈不上什么逻辑,但是,它却是真正把握住陶诗的神髓和风貌了的。它对于引导我们阅读、把握陶渊明诗的特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譬如,说陶渊明的“怀抱”“旷而且真”,就不仅准确地道出了陶渊明的情性,同时也道出了他作品的那种真醇、旷达的性质;而苏轼的“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八个字,更是道出了陶诗语言的质朴自然与内意味的醇厚隽永的统一性,而朱熹的“平淡出于自然”一语,

更是我们概括陶诗风格的千古不移之论。

那么,在网络批评中有这种境界极高的感悟吗?有的。虽然就网络批评者个体来看,他们或许没有一个人达到苏轼、朱熹那样的水准。但是从网络批评的整体来看,我们却不能否认在网络中也有相当多的这类感悟深刻的批评。俗话说:草深虫子密,林大鸟儿多。在网络信息如此浩大的数量中,即使只有万分之一有着真知灼见、深刻感悟,那么,把它们捏合起来,也可以造出几个、几十个苏轼和朱熹来。此外,还有一些特性也提供了网络批评的“品质保证”。首先就是网络批评者的那种自由的心境,那种无所为而为的状态,往往能够使“他”与作品神意相交,把握作品的真意。其次,虽然网络批评者或许没有专门的批评家那样的理论功力,但从另一个方面而言,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抽象理论的思维,往往会削弱我们的诗意感悟能力。所谓“专门家多悖”就是这个道理。就此点而言,网络批评的作者都是具有此种优势的。例如:

《长恨歌》是当年模仿“张爱玲热”中最精彩、最传神的一部。……记得里面有一段写上海弄堂,宁静悠扬,像小提琴拉出的小夜曲。其中有一句话对我触动非常大——她说“上海的弄堂是性感的”。

……用“性感”去描述上海的弄堂,这个感觉实在抓得准,抓得妙。……这个词最能道出上海弄堂里的味道——那种综合了各种声响、色彩、空气、气味等,并蕴籍了人的知识情感、生活阅历的味道。

(木乃二《王安忆与〈长恨歌〉》)

总是忘不了在《烬余录》里那几个女孩子在香港陷落的硝烟还未散尽时满街地找冰激凌和口红,第二天步行十来里路去吃昂贵的一盘。……尽管在吃的喜悦之中也许找不出超俗与崇高,但寻常人生的真实本相却正深藏在这种个体生命的微末的人生哀乐里面。“活在中国就有这样可爱: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这种对“珍贵的东西”的捕捉,冲淡与调和着语境中荒凉与忧伤的背景。

(刘金东《想起张爱玲》)

以上的两个例子,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是从对作品的感悟出发对其作出评论的。构成它们价值的是深刻的感悟,而不是逻辑的推导、理论的演绎、严密的论证。譬如在第一个例子中,作者说《长恨歌》对上海弄堂环境的描写是“宁静悠扬,像小提琴拉出的小夜曲”,又说,“上海的弄堂是性感的”。那么,这种判断是怎么获得的呢?它没有什么推导,

没有什么论证,很显然它是作者对作品的一种深透的感悟,然后借助于一种模糊判断的语言表达出来的。单是这种模糊判断语言本身,就和古人的一些神韵批评十分相似。譬如说它“宁静悠扬,像小提琴拉出的小夜曲”,“是性感的”,和古人说建安诗的“建安风骨”、陶诗的“平淡自然”,李白的“豪放飘逸”、杜甫的“沉郁顿挫”有什么区别呢?第二个例子也一样,作者从小说中的一个细节出发,说张爱玲小说的特点是将“寻常人生的真实本相”“深藏在这种个体生命的微末的人生哀乐里面”,是对“荒凉与忧伤”之中的“珍贵的东西”的捕捉,这种“捕捉”“冲淡与调和着语境中荒凉与忧伤的背景”等,其感悟也的确准确、深刻。

当然,这种感悟式批评有时也会流于“印象式批评”,批评者本人如果不是悟性很高,他就很可能会流于表面印象的获得,流于泛泛而谈。印象批评在古代也时有所见,例如说杜甫诗“一饭未尝忘君”,苏词的主导风格是“豪放”,就是偏狭印象之论,未必把握了杜诗苏词的神髓。古人尚且这样,在网络中这种印象式的批评就更多了。

三、诗性智慧与诗意语言

神韵批评还有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批评语言本身的诗意化。例如陆机的《文赋》中尽人皆知的一段话:“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瞳眈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又如司空图有名的《二十四诗品》,其本身就是耐人咀嚼的诗篇,如其第一品:“大用外腴,真体内充。返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非强,来之无穷。”当然,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并非都具有如此的诗意素质,也有一些朴素直白的,但其大部分具有类似的诗意性质,却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这种批评语言的诗意性是否仅是一种语言的技巧呢?它与语言技巧当然有关,但又决不仅是语言技巧可以完全说明的。为了更深入地把握这种诗意语言的本质及其产生的根源,我们有必要追索神韵批评所赖以进行的思维智慧特性。

神韵批评所依赖的思维或智慧,就是前面我们说过的“感悟”。而感悟何以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呢?

为了更好地弄清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又有必要对“感悟”本身作一番更深入的剖析。

从思维的角度衡量,感悟最突出的特性是其整体性。所谓整体性就是在对对象的把握观照中,它不是对对象按照逻辑的方式加以分析、综合,然后得出结论。而是把对象当做一个“活体”、当做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加以观照。钱钟书先生在《中国古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一文中说:“这个特点就是,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Animism)。《易系辞》云:‘近取诸身……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可以移作解释;我们把文章看成我们自己同类的活人。”^[3]在这种把对象当做一个“活体”的整体性观照中,所把握的是对象的一种整体性的风貌、氛围和特质(亦是传统批评所说的“神韵”)。而这种整体性的风貌和氛围,往往是难于分析、难于传达,甚至是拒绝分析的。这很不同于西方式的分析性的、逻辑性的观照方式。在这种分析性、逻辑性的把握方式中,一切都是可掌控的、可言传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常常说中国的文论是模糊的、零散的,西方的文论是有体系的、清晰的重要原因。

感悟的这种整体性,是神韵批评语言诗意化(当然也有模糊的一面)的最重要原因。因为这种把对象当做一个“活体”的整体性感悟,所把握的是对象的一种氛围、一种整体性风貌,对这种氛围和风貌的传达,就不可能运用分析性的、逻辑性的语言和过程来进行表述,它只能运用一种富有包孕性的、诗意的(经常是比喻或其他形象化的)语言来传达。至此,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中充满了诗意的语言。语言的诗意化,在此并不是至少主要不是语言层次的问题,他们之使用诗意的语言,是因为他们的感悟本身就是诗意性的,说到底,诗意的语言只是对诗意感悟的一种还原。

我们以上的分析虽然只是针对古代的神韵批评而言,但它对网络文学的神韵批评是同样适用的。网络文学批评在诗性智慧、诗意语言方面与古代文学批评同样具有相似之处。例如下面两则针对武侠小说的评论:

读金庸的小说如小火炉煮水,慢温慢热,到精彩处便若沸水翻腾;而古龙的小说却若大作坊酿酒,一句点火便浓香四溢,令人垂涎欲醉。

闪烁在古龙小说中的才气妙思,随意挥洒如巴西足球灵巧的桑巴舞蹈;而金庸小说的整体配合,完美结构则与日耳曼人的理性足球相合。古龙小说若秀行的华丽,曹燕子的柔风与快枪,金庸小说则如武

宫的气势磅礴,大竹英雄的厚实与美学。

古龙小说是秋风冬雪,凛冽逼人;金庸小说是春花夏阳,煦暖宜人。古龙小说是流水,变幻无方,不知所来,不知所去;金庸小说是静山,巍然屹立,远岭近峰,井然森然。古龙小说是水中的鸣泉,别有幽恨;金庸小说是水中的江河,自成气派。古龙小说是山中的华山,险奇高绝;金庸小说是山中的泰山,雄伟巍峨。古龙小说若西子,浓适淡宜;金庸小说是西湖,晴好雨奇。

(贺岁娱乐大片《悠悠论古龙与金庸》)

读金庸的小说,很难放下,常常不自觉地发笑,读完后,一片轻松,便似雨后天空,更有十分的清澈。看古龙的小说,也很难放下,但却常常从小说中跳出来,自觉承不起主人公的寂寞和无奈。读完仍回味那乌云雷电的压迫。

金庸的小说便如一首江南的采莲曲。古龙的小说似一幅塞北的孤旅图。

(十三少帅《读金庸看古龙》)

我们已经不用再分析,上面的诗意语言甚至已经超出了古神韵批评的祖师司空图等。它们产生的原因,亦主要是由于他们对批评对象的把握,是对对

象整体风貌、氛围,即所谓神韵的把握。他们之采用这样的诗意语言,实际也只是这种诗意把握方式的一种外现。当然,语言技巧本身也并不是完全不起作用,只是我们认为,追求这种种语言技巧,如巧妙的比喻、拟人描写以及各种形容词的运用等,都是来自于那同一种内在的动力,即怎样将其诗意的感悟、对对象整体风神气韵的把握精妙地传达出来。

注释:

① 由“为什么是我”评论于 2003.03.31 11:02 评论 id(2547219)

② 由“不管和事佬”评论于 2003.03.31 09:31 评论 id(2547150)

参考文献:

- [1] 季羨林. 比较文学随谈[A]. 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161.
- [2] 刘小枫. 拯救与逍遥——中西方诗人对世界的不同态度[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33.
- [3] 钱钟书. 中国古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A].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资料一九一九——一九四九[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46.

On network literary criticism and Chinese ancient romantic charm criticism

TAN De-j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Network literary criticism is marked by the characteristic of romantic charm just like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which includes three aspects: (1) the means of criticism is decided by the life attitude; (2) the means of mastering literature works is set by the subjective awareness instead of some logic and systematic analysis with objectiveness; (3) the means of expression in the criticism is the language of poetic sentiment.

Key words: network literature; ancient literature; criticism; romantic charm

[编辑:苏慧]